

景明刻本鹽邑志林

朱良叔全集序

余讀良叔文若詩而恫乎有餘悲也良叔文若詩其格韻不一裁製亦殊大都執符于六經伏軌于四教運機以天建標由我其識遠其思深其味永愀然抱畏天憫人之懷瞿然切扶世立教之慮令賢者讀之恍揖讓于濂洛關閩間不肖者讀之面熱汗出食不下也昔夫子謂有德者必有言而世顧岐立德立言二之下焉者揚輕導浮宣淫匿慝悍然顯與德背其次或亦掇菁丐馥影響朽骨以自高張誦其言聖王之德業賢人之志節若不勝

鬱塞焉而夷考其行則牧豎羞稱也卽飲漢魏爲常餐享三唐爲敝帚猶之乎犁丘之魅楚庭之優而已矣良叔矯矯白日凜凜清宵温温其貌肫肫其中以忠孝爲經以取人善與人善爲緯以妻子夢寐爲卜以功名富貴爲虫臂爲鼠肝蓋余自中年得定交焉庚戌辛亥間偶與二三友人講業天心書院中良叔登壇坵擁臯比敷陳先王郡人士靡不洒然被心齋志思自濯磨則忠實心誠信于人也聞良叔少失恃躬閔子之遭而力閔子之行當納室時誠曰慎毋言母短長不者絕室人曰諾

既逾季中寢忽不禁良叔遽披衣起請絕室人愴
惶泣謝乃止癸丑歲良叔守母服闋序當貢入太
學而功令以年未六十爲期良叔計年且逾慨然
曰吾豈以一官欺吾心哉遂自劾罷良叔生平立
德不勝數其精意確志襲著蔡而盟神帝者此其
大較也其學醞古函今懷竒探奧靡所不窺而自
性自靈時一洩之詩若文如百昌之勃發於陽和
萬竅之怒號於噫氣然良叔勿尚也時誠其子勿
傳也所著士林密約有曰士不敦行不足以語君
子何謂行庸言庸行日用倫物者是何謂敦不見

不聞不媿衾影者是又曰必言不敢出而後精神
併歸一路而後可以敦行可以爲君子嗟乎是可
以貌良叔矣良叔豈沾沾樹金湯於詞壇者哉良
叔沒而存笥甚富胤子守先誠勿敢傳其最有關
切可以淑人心而維頽俗者文自密約外無如禮
經通註四禮纂言敬道彙編猶及編詩則有獨醉
菴集諸同志不忘人心頽俗漸以殺青余肺腑子
福劉君復謀合刻之而問序於余余惟脩詞以立
誠也三百篇之可以事父事君也以思無邪也旨
哉晦翁有二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良叔無

乃幾是乎是役也亦非良叔雅意惟能令賢者讀之恍揖讓濂洛關閩間不肖者讀之面熱汗出食不下也則是役惡可已也嗟乎如良叔者藉令鞭弭世路紀綱人倫卽豎立三界廓清九有亦何難者乃顧啜蔬飲茗蕭然環堵使之韜芒刃積瑚璉自爲峭函於名理之窟哉則亦世道之不幸而司世道者之過也余故讀其文若詩而恫乎有餘悲也

天啓四年歲在甲子孟夏之吉眷友弟徐必達撰

出

其首首之...

同...

...

...

...

...

...

...

達隱朱武原先生集題辭

蓋嘉靖晚節我海上有朱先生武原胡先生紹厓
兩人者同遊鄉校年相若文相劘德相砥學士大
夫竝稱道學先生而皆不得志於場屋旣而胡先
生蚤世以子孝轅貴得焚黃稱 贈公朱先生則
懷玉披褐而死孝轅哀之而謚曰達隱吳子聞而
善之曰此非孝轅言而孔聖言也質直好義家邦
必達且謚法又不稱不尸其位曰隱乎師道立則
善人多宋儒此言關繫最大慶曆來朱先生儼然
坐臯比先行後文多所成就其爲不尸位也大矣

先生善行良多難枚舉而舉其大者是節以壹惠之禮也往者達隱公卽爲諸生乃監司守令卒遇以賓師隆禮如伸齋王公仁吾夏公毅所龔公鰲陽蔡公月航謝公止菴王公乾修李公完三杜公平台沈公長谷吳公認齋喬公凡有謀必就干旌恒子子戶外焉至乙卯丙辰間其餼序宜貢京師公慨然曰於禮則几杖年矣復升公車乎邑大夫今侍御舜翁何公聞其誼而高之延爲介公偶疾弗克赴然何侯過其廬必式旌曰碧海冥鴻今邑侯紫翁樊大夫之大飲也則曰我稔聞朱

先生賢宜坐諸西北以當天地嚴凝氣先生亦謂是禮而不得辭也今達隱貧弗克葬樊侯既手題理學真儒四字表厥宅而復分奉賻之甚盛典乃達隱公之子曰絃者堅不敢拜而謀諸胡孝轅孝轅曰長者賜而辭之非禮况樊父乎而辭以而父詒言亦禮也而欲兩不違禮盍以樊父賜敬授梓人爲而父覓梨棗盡饒其著述流傳天下以張邑大夫明德予不佞偶聞斯語于鍾念之齋頭相對嘖嘖嘆孝轅善處人父子之間而達於禮予因追憶萬曆己丑庚寅間孝轅與予館穀樵李時時向

予稱朱先生執禮之嚴友德師模近世無兩而吾伯氏千朋先生偕念之讀書水竹山房每作七篇會課必埃達隱登壇視其旗鼓莫敢先後若謂禮固宜然者歲甲午予謬以選舉通籍瀕行忽失資斧朱先生走唁資聖僧寮見予不甚忙亂問何以故予曰忙亂何益予時不識于禮何若而先生乃許可之驩然若林宗之得孟敏今忽焉二十九年矣已矣如先生者不得復見矣禮云師哭諸寢友哭諸寢外吾于達隱在師友間將若之何然而予之深知達隱公也自孝轅念之始庚申臘八予時

在五羊城乃今始聞訃于念之齋頭遂哭諸念之
齋頭而不腆之賻強諸絃而不得者則願其爲我
善致之孝轅薄助梨棗中萬分之一以少展我數
十年泰山北斗之瞻禮耶非禮耶予不暇深計然
絃之守父詒言而孝轅之篤于父執則不可謂非
禮也夫樊侯世以禮起家今天下深于禮者宜莫
如侯試以蕪言質之其必有以教我矣

天啟壬戌蒲月念有六日友人吳中偉撰

朱武原禮記通註述

明興紹天纘聖采宋滌元造士以經禮樂明備三
百年來家傳戶誦彬彬業有專門矣顧惟禮記更
兩戴而傳者四十九篇必合四十九篇以言禮而
後可當一經以列學官而著功令今自中庸大
學表爲四書而學禮之家僅以四十七篇爲禮記
豈今禮記盡當宋人吐棄而所謂禮支離汗漫絕
與洙泗微言學庸與旨不相通者耶彼兩戴氏何
爲而合以傳禮也士當吾世業兩戴而不通注四
十九篇以還禮謂專門何謂經術何令百世而下

謂 國家禮樂明備何弼不佞幼讀是書夙負此
媿計必釋諸生伏 闕下請下禮官徵集名儒博
采諸家而准註䟽酌大全更爲訓補以存禮卽尊
四書不妨互與章句並存學官而竟諸生以老方
掩闕晝食通注以俟後之君子會郡大夫介鄉先
生而聘王仁文書院講事不佞諸生而安得抗言
講也昔白沙先生辭白鹿洞講而卒受館職曰某
監生也某聽選監生也諸生安得不至而安得言
講於是石帆岳先生闢其家之求志堂偕玄仗徐
先生而邀不佞爲五日之會先後集者二百餘人

大抵石帆先生高足也一日二先生避席而固請
不佞言禮不佞曰今四書中庸大學皆禮也請以
言禮而與諸公共爲禮記恢復此二篇可乎岳先
生曰何謂也不佞曰按石經大學食而不知其味
下原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而章句據鄭本更定遺
之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敦厚以崇禮斯禮也
禮所生也非禮不動層見疊出以明本旨而章句
略之非故遺故略也以深於憂道之心而亟於論
學辟當大侵而登粟惟恐粟之不知而不暇爲主

粟者計耳假令生當明盛而且必是書以當六
經之一而竝傳禮樂迺令殘缺不全比於傳會而
不辨也然則諸公安得不爲兩戴贊一辭二先生
曰願聞二篇所以言禮者而奚若不佞曰夫禮先
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不覩不聞無聲無臭
天之道也喜怒哀樂子臣弟友人之情也禮有五
經莫重於祭而孝每因乎心聖人達天道順人情
之大寶莫彰於此故篇中大孝達孝皆曰宗廟饗
子孫保敬所尊愛所親而事上帝治國家更無餘
事然則達道達德率性盡性中和位育而與天地

參何最奇特而最平常也謂之中庸不亦宜乎盈
天地間名器儀文皆物也整齊收束皆知也大學
言身心意知而極於格物皆所以治人情而實所
以承天道是大學爲經中庸爲緯何常一處非言
禮而一物非行禮乎自二篇取入四書而禮迺懸
缺於是學者侈言天道而不知修身二字又天道
之本故知盡性不知率性夫率性爲道者由教而
修治情之謂也可由不可知至平常而至奇特者
也日用常行皆是也不則言中不言庸而開近理
亂真之門莫甚於是學者所當深憂而不可一日

朱武原禮記通註

鹽邑志林第四十五帙

鄭端胤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中庸

天命之謂性

性者人心之生理無方無體無窮無盡自然各足若有分子不容加損故

曰率性之謂道

道者日用之坦途無欠無餘不容擬議稱性而行不增不減舉足便

是轉念即修道之謂教

教者當然之成法以道為準使之無過無不及而與

之為一稱性而行有倫有要可知可由抑其太過引其不及任乎天者也故曰修道之謂教若言道

不言性言性不言教則不知性本於天道也者不

禮記通註

卷之四十五

禮記通註

七

可須臾離也道兼性教言後凡言道德皆指性言道承天命謂性即天也天體物而不

遺故不可離可離非道也此覆說以起下文耳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覩不聞者獨也莫戒懼即慎之實事

見乎隱莫顯乎微莫見莫顯天監之明明命也故君子慎其獨

也慎獨即存心養性以事天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之寂然不動

居於心中故曰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外之和亦此中即出者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

致中和即慎獨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位育即誠之極功自開闢以來天地何嘗

不位若萬物不育即天地不位猶地方不寧因百姓不安也萬物育乃天地位之實德仲尼

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

時中

君子中庸能慎其獨也時中即時時致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

無忌憚也

小人不能慎獨則不中行無忌憚者犯上作亂皆是

子曰中庸其

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過不及非中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

飲食味皆性也失中故不知性曷能知味行不著而習不察矣

子曰道

其不行矣夫

不行不知性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

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舜能體中庸知性知天故能用中此中即未發之中也

其斯以為舜乎子曰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不知中則不知性昧其良知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不能致曲故失性之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

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能體中庸者故守

而弗失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指三者之可能以見中庸豈不可能人性一也子路

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南方過柔則非中矣君子居

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北方過剛亦非中也而強

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即中節之和強哉矯中立而

不倚即未發之中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

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不變者得時中時措之宜四矯字唯中立句為主和

而不流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者素位應務也之事過中在

行怪耳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對素

隱言失中在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能依即得時中

時措之宜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

費而隱可見可聞顯見即費也不見不聞隱微即隱也耳目費也視聽隱也即一物以驗其

餘則用隱而體費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

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

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人唯率性之常即天無不在性一也不以

聖而豐不以愚不肖而嗇天賦無偏一中天地之

而已可見人當致中和豈止言居室之事

大也人猶有所憾

此性同人

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

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性無大小以莫載莫破見之

詩云鳶飛

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飛魚躍皆自下而上者物率性而

活潑潑地即天無不在矣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

乎天地

造端及至亦自下而上者人見之如此性無端至也

子曰道不遠人

性不可離也

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可離非性也

詩

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

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修道之教人人率性而有者也

改而止者無加損也

忠恕違道不遠

忠猶隱恕猶費皆性也曰不遠緩辭耳

施

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推明忠恕之實

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焉

此未能孔子之心也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此四未能君子之心也

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此詳忠恕之事可見同一性也

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率性

體中庸豈丘之所能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以心言行以

事言願外倣此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

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

得焉

素此是明行此是誠內外合誠明一隨處率性豈復有失故曰自得

在上位不

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命即天性未能盡性

故曰俟命居易即率性體中庸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反中庸故行險且不知性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反求諸身

見性中原具也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

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上而父母下而兄弟妻子皆自下而上者子曰

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性之

別名也又性之屈伸往來處即費隱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即

睹不體物而不可遺之體物即性也誠者物聞也使天下

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即神格也且明戒慎恐懼慎獨

矧可射思夫微之顯微者隱也獨也顯費也誠之不可揜如

此夫此上言天德此下言王道本於天德舜文武周之事雖有大小而其盡性本於不失赤子

之心而已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舜能盡性以體中庸自此及周

皆性之見於彝倫者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德其祿必得其名

必得其壽祿位名壽盡性之應非外求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

而篤焉生物因材皆性之發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栽培傾覆

性自如此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

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觀子曰賜不受

命則此受命乃全天命之性大德受命即唯天下
至誠為能盡性也若曰受命為天子則從古無位
之聖人皆非也何以
謂之昭明聖祖之德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

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作述皆性也 武

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
受命即盡性也 周公成文武之

德
德即天德即性命也紂不伐則民不安性未盡也至於末而伐紂安民性始盡矣故曰末受命

縱言受天命亦須盡性命豈有二乎 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

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

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

孝矣乎率性體中庸者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者也春秋孝之見於禮文者修其祖廟尊親也陳其宗器設

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親親也所以序昭穆也

序爵貴貴也所以辨貴賤也序事賢賢也所以辨賢也

旅酬下為上幼幼也所以逮賤也燕毛老老也所以序

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

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

亡則其政息性之見於政事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

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道即天命

之性非指五達道也修道以仁仁者性之元孝誠禮義信知勇皆在其中矣仁者

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

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

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雖一

有誠之義不可訓以誠下文一也豈可訓誠乎性一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

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

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

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此

謂知即至誠前知大學致知與知化育知遠知風知微相似則知所以修身知

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

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

修即率性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

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
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
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
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
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
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
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

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以上政事皆根於一性也

凡事

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道即率性之謂乃上三事之本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

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

乎親矣

誠身力行也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明善致知也

誠者天之道也

此原天以啟人

誠之者人之道也

此盡人以合天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

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性之見於為學也博

則凡事皆學亦應後道問學也是綱也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問思辨行學之目也此擇善固執之方非學困之辨有弗學擇之精也學之弗

能守固也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此申博審慎明篤五字之義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一百十千言事有難易也申明弗措之義果能

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上皆率性修道故下指出性教兩字其

義一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致中和也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

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即位育也其次致曲其次接上至誠言原

天以啟人也致曲至變化則盡人以合天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

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應上節至誠盡性見天人渾合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前知者自誠而明良

知之微盡性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性之見於與亡禍福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

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善不善一念之萌也故至誠如神神者性之

靈覺誠者自成也天命之謂而道自道也率性之謂誠者物之

終始體物不遺不誠無物可離非道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慎

恐懼慎獨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已

以體中庸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知者性之別名因成已成物而分言也

物同此一性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性無外內故無

入不自得前言時中此言時措之宜一中而已即位育意故至誠無息性原無息也

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

高明久徵以下性本然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

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性之見於覆載萬物也博厚配地高明

配天悠久無疆無疆即無息也天地有渾闢此性無減增一誠而已後之焉有所倚

應前形著動變化也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天地同此一性性常塞於天地之間其為

物不貳性一故也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

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不貳也及

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

土之多及其廣厚不測也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

不洩萬物載焉性之見於天垂象地成形今夫山一卷石之多

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

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

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首句天命於穆即末無聲無臭皆

性之原也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不顯即微即於穆也

文王之德之純純者至誠盡性體中庸以合天也蓋曰文王之所

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贊性之大洋洋乎

發育萬物育物即天地位盈天地間皆物皆性峻極於天峻極乃性之發育而

克塞者亦自下而上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性見於禮文之

精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戒謹恐懼慎獨之意誠之也道即明善致廣

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

以崇禮四句一句推一句直至崇禮方盡尊德性之旨崇即尊也是故居上不

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

以容廣大如地高明如天約禮盡性體中庸故時中時措無入而不自得從尊道工夫來也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保身非畏禍偷生體中庸者自宜如此即考終

命也

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

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此反中庸

而無忌憚故不保身而裁及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

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三者之同見性道教之同

雖有其

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

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

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

時中時措之宜

吾從

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三重者君上率性修道體中庸

寡過者人人率性修道體中庸均裁不及身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

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

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率性修道體中庸隨時隨處而皆合可見此性塞兩間貫今古

無往不在下五句自近顯以及幽遠原有秩序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人也天命謂性天人一也知性知天亦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

而世為天下則道法則即修道之教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

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證寡過也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君子

指前列聖之得時位者以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
上雖泛論欲歸之仲尼也

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指仲尼集天地帝王列
聖之大成道統之傳不以

時位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
論也

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因前君子語大
小此指天德大

小大小即前費隱二字性
無大小因川流敦化見之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大無小不足以為大大包小合外內以成大故曰
天地之所以為大大哉聖道一大字盡之欲明大

不得不言小分大小非也下分
承大德小德恐非子思立言意唯天下至聖為能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既具聖德則無位即有位
也暗指仲尼言故曰足以

有臨猶足
以有位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

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

別也溥博淵泉未發之中即敦化也而時出之已發之和即川流也溥

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見性之遍於華夷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

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

曰配天從高明配天來即位育也唯天下至誠盡性者也為能經綸

致和也天下之大經立致中也天下之大本知良知也即明也

天地之化育即位育也夫焉有所倚性無偏倚有倚則非中矣可見人性

上不可添一物自然而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總是形容

無倚非分配上三句者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

知之因上仁淵天字而極狀之詩曰衣錦尚綱惡其文之著也

引詩以證上文不易知之故乃繳語非起語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體中庸者雖日章有闇然之藏可見其難知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反中

庸者雖日亡有的然之章亦可見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淡簡溫性之本體原自如此即誠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

微之顯可與入德矣知遠風微性之靈覺如此即明也繳上孰能知詩云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下二引詩詳言慎獨也故君子內省不

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

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

禮記通註

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下二引詩詳

言時中時措之宜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鈇鉞詩曰不顯惟德不顯即於穆天德也百辟其刑之是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篤恭者盡性體中庸天德也應中和天下平即有臨王道

也應位育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

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

鄭康成曰載作裁上言天生物也黃震曰載乘也如地載神氣云偃僕子曰載則也即天則帝則物

則皆指性命之原言之天命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

無極也為天載之妙故謂之至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明德即天明命性也明明德盡性也

在親民

親

盡民性也

在止於至善

性至善也止至善者明新一也成已成物也

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

明明德於天下即新民也性一故也大學一德字貫中庸一性

字貫故曰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知即明致知在格物致知格物工夫一也故言在德之明

下皆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格也致知於物即格也格猶致也無外也格物於知即致也致猶

格也無內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

道矣

此後發明致知格物也言心言意不言性性在心中無形也中虛涵性故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意即已發謂之情亦可也皆道也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

后有定知止即明明德也雖有定靜安慮之分實一耳定而后能靜靜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

惟民所止子曰聽訟吾猶人也邦畿人眾則爭訟與聽訟乃格致之

難者舉以見例其要在知本耳本明德也知明也知至止至善也必也使無訟乎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言身則心在其中猶言心而性

在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者厚未之有也前由終以原始逆數也此謂知本此由始以要終順達也

此謂知之至也

二句原在天下平下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

后意誠

此謂知至即物格而后知至自知至以及天下平皆原致知格物非知本而何工夫

一也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下不言致知以致知格物發

明於前矣故只明誠意云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

毋自欺即誠意也好惡誠即毋自欺之實事

此之謂自謙

謙不

必作慊誠意者自能謙虛猶實若虛也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慎獨誠之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

其不善而著其善

自欺也故偽善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

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不知止至善故誠於為惡也

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此明善必誠中形外故君子

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

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顏淵問仁仁者性之元善之長

天地之大德生物之心也前言明德至善已含仁意此引以示正心修身之要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身也勿者心也

禁止非禮乃中節之和達道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

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與譬同恕也應前問仁

起後
恕喻

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

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
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
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
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
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
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誥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感應之機同誠
通也心一故耳

雖不申不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蓂蓂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
 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
 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
 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
 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

絜知即格致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

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
 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

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

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秦

誓曰若有一个臣介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取人以身惟太公無我之心始能得人人之有技若

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寔

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

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

之仁者大公無我之心故得好惡之正應前顏淵問仁之仁逆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

禮記通註 卷之四十五 十一

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

遠過也嫚賢者諉曰我非不舉其人之命當窮好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作好作惡不仁之人

也菑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

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明德也慎慎獨也有德

此有人修身用人之本也有人此有土用人理財之本財

意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

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

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人者天下國家之本也其機如此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故言悖而

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

命不于常

命即性也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善不善由

性分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仁者以

財發身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言仁者以財發身見用人理財須大公無我之仁人始能

也

也

不仁者以身發財

不仁即貪戾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

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

非其財者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

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

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大道即明德新民止至善大學之道也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此指堯舜之仁亦應前仁字暴不仁也由其祖述可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以後指堯舜湯文武道統相傳以明孔門聖學淵源也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以上言得失義利善惡仁暴讓
貪忠恕驕泰以應君子小人
無諸已而後非諸

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康誥

曰克明德此後復原明德新民止至善猶中庸衣錦尚綱至末結之首尾相應文體甚同

信乎子思一人作也太甲曰顧諟命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

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湯承道統最難去堯舜既遠文武未生當桀大亂得伊尹一德相資發降秉恒性之旨上承始祖契

下啟裔孫孔子執中立賢日新之功何其盛也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石經新作親二字古通用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

此指文王之仁亦應前仁字敬仁之聚也孝仁之順也慈仁之和也信仁之孚也故曰仁者性之元

善之長也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

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此引衛詩美武公者武公年九十好學不倦作懿戒

以求言謚睿聖繼文王後得無意乎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

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

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

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前王指文武終結之尊時王也憲章文武

可見猶魯論終堯曰孟子終堯孔道統相傳文體一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

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不忘指人

心言猶中庸至誠
無息純亦不已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朱良叔猶及編引

往予時有猶及編出入自隨所載俱盛德事非真
知灼見者不與也不戒而爲好事者持去遂不復
置於今且廿年俗日益改而予蚤夜亦自覺其密
移今年予與繡水石价卿同客錢塘客有以文字
見索者書謂予與某俱在也予答書且許且辭而
曰某寔未嘗在此以示价卿价卿曰不然焉知某
非欲言實在不已絞乎予愧謝不已以爲此亦盛
德事也雖曰乞諸其隣吾甘之矣因復置此自隨
月書一事不令有缺或聞或見或憶舊所聞見足

朱良叔猶及編

鹽邑志林第四十六帙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麟
劉祖錫 訂閱

門生朱泰禎重較

衛指揮徐行健者廉介嚴勇以死事 聞進都指

揮廕其次子具邑志初入小學夜歸揖其父指揮

東泉東泉教以揖起不得稱夜課但稱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二語終東泉世以爲常其死於倭也每

將而出未嘗不涅體識衣示必死也故數有戰功

又卒能死得以功世其賞其弟行權孤行一意不

愧父兄欲分其賞功者潤之不顧而去訓蒙自
食歲儲其羨于僧舍既晚無子并以操羸奇于諸
衛使迂談高臥卒無乏用竝家教云
嘉善人陸某者御史中丞某之子也少有才貌隨
御史讀書京邸與鄰邸女相窺久不能就謀于師
某而禱于城隍之神中丞夜夢神至其邸問中丞
曰陸某何人答曰見也神曰奈何以溷褻相聞顧
左右檢其籍則某科狀元也命更罰孤貧一世又
問某爲何人答曰見師也神曰何爲人謀至此命
左右速抽其腸中丞驚寤時夜方半館僮奔告館

師腹痛難忍中丞倅起視之死矣陸某後亦有家
制于妻子終身行乞於市無所歸

平湖洪進士蒸爲河南州守時有爲盜陷臨刑謂
陷者曰我今死矣我實非盜又非識汝汝何陷之
深也其盜曰汝不記某年月日乎我飢而以甕鬻
於市某某且予直矣汝過而視謂弗直也某卒弗
市而我負以歸臥於其所今渠魁者過而餌我以
升斗也我初不受卒不能不受因從之而卽以從
敗我盜由汝我死由汝汝安得獨生其人俛首愧
謝同刑而死

仇雲鳳者某父之高足也自擬古人與某深相得
某嘗因弟貸而出盡于盜歸而迫于貸家某爲賣
屋償之寄居于人仇執某仰天而謂曰此非吾先
師之子何其不仁之甚也或問其故曰不爲大舜
周公而予子煦煦徒使後人難爲兄或曰未達曰
周公處此必逐其弟大舜亦與弟同其逋耳生平
學問類有根據如此云

沈益川騰蛟者憲副秦川公伯子也憲副晚而更
置室生子騰龍析箸別居不蛟之半使之父事蛟
焉憲副卒旣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割已之半予

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爲田
五百畝云

嘉靖時吾郡編大糧長每縣只三四人分收通邑
糧任其役者必富豪也秀水石竒嘗任其役一日
公錯繫獄見獄有美少年者問其故曰先世拖欠
兩世繫死今僅十金無從乞貸度亦不能出矣某
出獄便卽代完以出令甚賢之未幾小民不堪其
豪奪其私斛以告令曰焉有能代人糧而故多收
糧者乎竟坐告者

讀書鏡載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

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獨吾鄉鄭東谷家教子孫世敦儉朴足式浮靡九都歸氏家頗富其耕牛甚馴也兄弟同宅一日兄弟交訟而兄勝其弟以歸兄急欲言勝將至而舍舟先入牛觸之死弟與衆至而後知也枕其股而哭之甚哀

前峯徐公鷓爲肇慶知府時有吏聽缺未叅而撥

直開府遂因抄寫文字昵於開府子弟因得開府
牌限卽爲實叅久而無缺復潛至開府言府短長
諸僚勸公特爲出缺收叅旣叅犯贓諸僚上下謂
公必當置之死臨杖俱屬意行杖者而公竟以法
遣後開府按府媒孽百出久而不去衆僚皆恐以
爲此吏猶在也旣而開府病三日以卒蓋論公之
疏具而不及發也衆始以公爲不殺吏之報此公
盛德事也

仇謙齋先生霽者子俊卿蚤舉於鄉而先生多從
弟兄皆同居先生酒後多弄酒而居恒好敦睦族

人嘗揭其齋曰五倫之間寧過於厚七情所發惟怒難忍人問其故答曰我子徼幸我又先爲教官一家之人惟我當忍故以此自警云嘗細思之兩言深爲有味

余先君營一厠旣具而虛其遲矢之木久之不設家大小咸稱不便先君唯唯余問其故答曰吾欲待其材之必爲此者乃知君子無棄材而漫言憐材者皆未仁也

余曾大父卒於南雍余大父時年十六伯氏二十四而季纔十四也因從伯氏誅均其產而以貲腴

贅季于祖氏大父獨瘠若固然也已而弟壯頗以
役事陰累其兄伯父直之不得至絕其季不相往
來一日蚤起大哭不巾櫛而驟往兄宅路人舉謂
狂也既至兄方負手逍遙於門締視而後始定人
問其故乃知夜夢伯氏爲人剖其腹云

秦川沈公奎者與余外祖吳半山先生總角交也
沈桂冠最早每午飯必待余外祖至而共之余外
祖亦不以爲嫌也蓋公少嘗讀書於余外祖家余
先母亦父事之者隆慶初余館一縉紳家一日郊
遊召客則公在焉酒半請間問余知外祖與公交

厚不余曰知之公曰秀才但知讀書今日之酒近于佚遊雖謝主人可也又教以某事善今日某事未善不可不知嘗見公哭肅皇帝泣不能起謂人曰祿我爵我我未之有報

丁酉五月余寓嘉興東塔寺雷震余與僧覺省元同檻而坐沙彌過焉覺指沙彌謂余曰伊家蓋親聞雷偈者余問之附近新行鎮人也其兄好用假銀一日從鎮買秧而還輕雷將雨于路矣田夫共指以謂曰此必市以假銀者其兄遂聞雷而懼也及家雨至置秧於地而自投父懷若無所容者父

曰但隨我經行念佛隨念佛隨行雷倏引出田所
擊死當門而跪而父初不知也明日沙彌往視觀
者甚衆亟欲火葬滅之將舉火復大雷電沙彌與
衆大恐羅拜不已而倏失其屍旣三日去鎮里許
則屍在焉始以歸而火葬此蓋乙未五月事也書
曰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諺曰千人所指無疾而死
所稱雷偈非耶

豐厓徐先生泰余高祖之門人也余六七歲時大
父置酒燕所知先生時已罷光澤令矣與其弟襄
陽太守咸俱在坐太守事先生如嚴父也余先君

引余見客先生撫余首曰汝高祖余師也余師每
行于路如鳥舒翼端拱而來余輩遇于道必前可
二三十丈拱立道左以俟將至而揖先生垂拱受
之或以俟起乃行必有所欲言也不則余輩起時
先生已去又二三十丈矣真余師也汝當識之口
占曰勿假道學之名以自蔽勿遺道學之實以自
廢惟循事物當然之理以求聖賢所至之地爲余
字字作解復教余誦因爲流涕曰此余師自警銘
也汝不知能識之否太守手剝果將投余但視其
兄終不與前輩事師生死無異如此

松江包孝婦楊氏者包侍御孝與節之母也侍御
本嘉興人父贅于楊生二侍御俱襁褓時偶歸嘉
興疾作而死母遂居松江以爲籍課其子至相繼
成進士相繼爲侍御先後之際母故軒輊之令長
跪以迎且杖以策其後至不少借也二子在任母
輒出見郡邑長以前杜其陰有所祈請者後孝以
按楚詆宦者戍莊浪節因乞養名節共著母嚴訓
之力居多

徐文貞公家有當戶僕朱者家累萬其居室在太
僕君宅之西偏朱病將死使其子請於文貞長君

曰此間存銀二千乞差人來取勿更畱此間長君
謂未嘗有此弗取也積數日朱復使其子曰先夫
人卒以千金見屬謂當小小營運以俟吾子不時
之需今官人在太僕而某旦夕且死奈何不收還
府耶長君令人取之以歸以深義朱而太僕故能
復其子且使常有是居也

沈某妻宋氏者幼喪母從姑以居既長而婚貧甚
姑病迎鑿久而未愈則拒之曰除是割股或可療
也宋因夫出潛自割以投故藥煑而進之姑以爲
甘而疾遂起無有知者適舅姊自鄉至者與宋同

臥起而創不能匿相戒無驚其姑若弗聞也舅姊去而愠甚其婢遂引及之鄉里以聞邑侯表其間宋終謝以爲未嘗有此者

吳江吳會妻姜氏者蘇州葑門里人萬曆戊子歲大饑疫會與其父相繼死其母繼母也姜尋亦病初誓不起實母強之湯藥謂守可相倚以故復起未幾母有他志因某媪共食及之姜遂夜懷會像縊而死三日面猶如生里人數百奔走數月必得撫按請而廟祀于其里余嘗至其廟同周氏吳氏姜氏稱三烈云

甲寅倭寇爲難官軍死者頗多徐指揮行健獨得
其死死之時寔再勝而出者也每出周身書名自
誓以死死時已旣手刃二倭矣其勝以嚴故敗亦
以嚴蓋士有失律恐其歸不能貸故弗救也

是時城守甚危先後攻二十餘日而卒不爲陷者
知縣鄭公茂叅將湯公克寬力也賊薄東門旣縱
火矣鄭猶手一劍立于西門納避倭者人無可依
者處于倉場空地人日給升米焉夜歷城守則以
餅菜自隨撫其嚴者而鞭其怠者雖衛戶侯弗貸
也但云女必非戶侯耳賊引閩廣人多設攻具湯

輒射其所急無不應弦倒賊分郡四至湯能一一射而殲之蓋湯嘗從父慶收江洋大盜平三沙叛人所部多果捷善射人也湯邳州人鄭莆田人余嘗建議鹽城當祀二公今他祀纍纍而不及二公恐倭賊再來無城守者

戊子饑疫路多餓者然亦不知其所從來也園花崇教寺山門有一壯士日以一花被自蒙而卧卧而起則就河飲水一二升復卧如此者數日遂卧於香花橋上被如故也因自入於河計其人非不食嗟來之食不至於是宜並傳之

豐陽馮先生臯謨余師也既平張連遂不出間居三十餘年頗廣田宅宅最迫者二舊鄰也鄰固請售先生曰某不敢謂厚德不忍故老去某鄉居故里出門便有一二故老殊善幸各相安但有鷺鴨可憎緩急可通不妨時時相告也至今二氏頽垣短舍飽煖並立云

萬曆壬寅冬日洞庭山宕戶柴大僱俞三船裝假山石同費二併一火頭至海鹽予友徐子民既買之矣謂其無峯石又恐其不再至也令一僕挾數金隨舟而往甫至嘉興秀城橋夜泊俞呼費柴登

市共飲劇醉而還徐僕與火頭臥定已久聞其各醉而卧也明日火頭先起但見柴費各半屍火煨於倉後亦並無兪迹因大呼之地方以聞於官收徐僕火頭於獄而追屍親至則柴妻哭而不哀又數問兪且問其佩共謂兪無疑予亦以爲然也馮開之謂余曰事甚不然山東某縣人有初婚者夫婦入卧謹閉其室而明日午後不啟發之則牀無其人而各有足骨襍置他所其斷處無血似火焚者問其故則夜皆大飲燒酒而卧也安知三人所飲非燒酒者予乃深信燒酒之禍云

鍾賓日先生曉遺腹子母徐課之書不甚從師而蚤遊庠序平生除訓蒙外一茶未嘗飲於人晚年賣卜以爲食足不出門戶一女贅壻而寡與徐氏俱以節聞隆慶初先生餘五十而卒恤其貧而無後一門節孝今亦無有道之者識而表之

王沂陽先生文祿嘉靖癸卯舉於鄉萬曆癸未尚行會試精神意氣與新科未嘗少異當事者壯而憐之欲爲破格授以京職先生曰吾平生每嘲進士白丁而吾獨難此遂已乎必不肯就也然自是會試亦多不能達矣平生博聞強識負氣露才爲

孝廉六十餘年有司無不嚴事之謂其未嘗私謁亦不可干以私也卒時八十四歲無子以產均於其族族弟文禎爲肖其像於所居所著有丘陵學山王生藝草行於世

楊翁學詩者字可言號琴臺子翁父威以歲貢入爲監生而翁獨冶遊好武精騎射通音律書畫俱工平生好師事沂陽先生甲寅倭患有司聘以城守城守多賴以全旣五十而三試武科咸舉於鄉旣七十猶必日作蠅頭字不輟乘屋治圃不假手人持弓躍馬輕捷過於少時所著有兵法通鑑策

論諸書今之武舉及成進士者非翁弟子則私淑翁者多也年七十九連呼渡河者三日而卒

徐翁者雷川號行權名指揮行健弟也幼病痘瘡死而復生故其面目可畏而聰敏過人耳目所過終身不忘試童生至老不衰最後蓋踰六十矣有司憐而慰之曰生苦矣吾將使生衣中終其身不煩作文可乎翁謝曰某衛指揮子弟苟志足衣巾稍緣飾之寄學稱武生久矣旣完三作復作一進賢歌於尾譏其以貌取人而廢已也自此亦遂不復試云翁少貧夫婦自食其力兄以武功賞助之

泣不受曰焉有兄以其生受賞而弟忍食之者老
而無子養生送死俱頗自贍多壯年束脩自爲營
運云

楊先生嘉森號培庵金陵人也萬曆乙亥先生住
覆舟山陽去國子監不里許予一日往見先生瞑
目坐扁豆棚下旁有一淄牀余坐久許而先生欠
伸始見余也少頃童子出蔬飯一椀菟菜一盤將
爲午膳更呼出一椀分飯與予共之各不成飽而
罷因論飲食男女貨財予自謂不能爲累先生厲
聲曰公每日肉食與今日藿食覺有異否予曰不

監邑志林 卷之四
異先生曰如此是不知肉味耶是食而不知其味
耶予未及對先生曰公今客處旣久曾有女子就
公旣非干名義又必無人知而公不就之否公故
貧窶會閉門獨坐庭中有金從天而下公不動念
否予聽其言至今猶有愧色也先生時年五十其
母可餘七十先生有弟館於蘓州以其一子一女
待先生爲養先生與其母嘗三日不食飲水相慰
而是子是女亦能安之女有殊色善琴棋有監生
求以爲妻而先生不應明日呼一賣菜傭而與之
予別先生先生卽索余扇書一絕見贈曰一肩風

月送君擔秋夜冷泉徹底寒此日山中憐顧別好
將生意逐時看後三年余寓書訪之母子入青龍
山餓而卒

葉春萃者海寧衛軍人也父早死事其母至孝朝
出暮還暗樵而雨漁市以供其母酒肉母性暴而
多怒酒肉稍不善必令別置而叱之使跪以待食
食旣而不命之起雖達旦不敢起隣人或叩壁而
教之則曰恐傷母志也勸之娶曰無力卽有力恐
不能事吾母前年縣令旌其門曰素可表俗殊未
盡其實云

王日章字天與余繼祖母之叔也初爲增廣生員未四十以足疾自廢其兄桂使之昇而督儲輓往來京師旣數歲足瘳而交廣稱禮部儒士借工部差至浙以歸抗禮於巡按御史御史固疑其驟而族子持其袂以告日章趨而出遽往京師御史方逮其家屬以求日章日章又遷衡王府工正之青州矣衡固憂不足而日章至卽問初封庄田圖籍得田四十萬於昌邑濰水間半沒民間半爲蒿莽卽據蒿莽召民耕之爲保聚以耒之三年不收其稅民居殷盛原額遂還歲收粟十餘萬斛又從登

萊入海天津收海糶於京師徵貴賤權出入通有
無而衡遂大富甲於諸侯是時衡恭王固恪謹無
他請卽請以屬日章無不能得者蓋交廣而善於
用財也居衡餘三十年青人士怪其專國而恃老
諷巡按御史箝王口而陷之死於獄庄遂復廢粟
亦漸湮居民殷盛尚自若也追而祠之至今禱無
不應者事在嘉靖末年

錢塘沈大亨者孤子也少敏而慧徐文貞公爲提
學副使入爲增廣生員旣四十落魄不自得遊京
師上方日坐齋宮公卿爭致客能擬清詞者大亨

遂授文貞久之無以異也會有旨許生員五日內以貲爲王官有差大亨遂貸貲杭賈而入之得楚之典寶楚王新嗣雅好讀書而一時諸臣無可與語一見大亨而問曰汝生員乎曰然若爲漢書句讀可幾日而畢大亨曰一月王善曰寡人以畀教授三月尚未進也卽命免班一月大亨以朱筆句讀而筆又精嚴王大悅亟召侍而讀之因及諸史隨筆隨讀終日未嘗去左右也因問大亨有子否大亨以子見則應對給捷王又大悅而揖動息與俱當是之時王出王入是父是子楚國惟知有大

亨也既九年大亨家至數萬屢求歸老王固不許卒以王庶人賣菜於門歸而死以爲曾與其家人毆也王不能蔽散其家殆盡以歸事在隆慶初年與王日章出處畧當爲列傳

仇潛谿翁以諸生既七十而濡次當貢會陪貢者趙某也仇既得貢而必欲讓之宗師笑曰生老矣何反讓其次也對曰某雖貧未甚渠更貧不能待也宗師亦憐而許之次二年又會選貢翁八十矣而後以貢入京途與吏某將吏辦者同行憐之特甚既廷試照選法當以次濡有時也而吏適得銓

辦因爲之幹旋得典教常熟亦得千金而歸壽九十有奇而作天道之不負人也若此
慈谿陳卜式由舉人爲巫山縣知縣敝衣惡食清介自持大師會討楊應龍開府道經巫山檄夫五百名卜式爲減二百曰巫山不能辦也遂罷官歸無行李妻子尋喪匿姓名訓蒙於常州歲取脩金不過八兩以爲食其力足矣主人廉而益之必不受也今年館杭州沙田脩更不及八兩亦甚自得云平生不敢不履式兄以餘履畀之曰吾適有履受則當爲之藏不願也告之曰有司適餽播州平

賞功銀十二兩至式唯唯不問云

都御史夏公良心廣德州人也治禮記初以叅政
管水利築捍海塘駐吾鹽最久一日將爲其子擇
師以聘幣送學邀余及朱正學相見余兩人至則
公俟諸便坐迎而謂曰兩君同宗乎朱曰同予曰
不同公目攝余而謂朱曰君與泰室嫡昆仲乎蓋
心知朱以其兄藉余也因論館事余曰適已館杭
義不能舍遂迎朱而數以間召余縱談共飯開誠
虛聽古今未有如公者也一日而甚召余余至而
公事始畢迎余而謂曰此浙江驛吏也前吾夜渡

錢塘索驛夫而不給故爲笞之余曰其間必有可原者公曰何謂也余曰以公之令不能行之驛吏驛吏安能行之驛卒乎公默良久爲更其批又公在杭時一日召余於館余至則輿從已駕將迎按院也謂余曰吾在貴縣久將以利弊爲按院白者君爲具草余問何謂利弊公曰如糧長空役以待者皆是也余曰空役之設不得爲弊充類言之公無不信爲人上而相信若此亦古之良吏與

徐翁某者嘉興漏澤寺傍人也家頗饒裕市販於門而好行其德一日二青衣者揖而乞食於前翁

問之則河南解軍廣東而還者路長費盡耳蓋主僕也因出以批廻示翁翁計之曰限期過矣今復爲此安得到家因問欲到家必湏幾金其人備言所以翁命家人具饌而自以其金碎爲之橐禮而送之其人感泣共識姓名而去後十年翁亦以軍解至河南夜不能前望懸燈處投之以爲廟也至則大家以告守門者守門者入告而啓門房止之宿湏臾主人自外至翁從門隙觀之燈火僕從甚盛也入至廳事揖而後入旣卧矣復出而叩翁於宿曰客嘉興人知某處徐翁某無恙乎翁問何以

知翁則前所爲翁具橐者也相抱而哭問翁所往
并問翁懷資當幾翁曰可二十金主人曰不足也
翁但畱我我令僕往還而送翁翁畱其家二十七
日而後其僕始至費盡出於主人主人與其姻族
日夕更相張宴以娛翁至出妻子行酒其每至廳
事必揖而後入者蓋爲翁生位而以父母事之者
也兩人施報爲事巧合有如此者又乞人有以狙
置翁門而捫虱者狙脫韁鎖去而乞人始知泣不
自止翁曰無愠此去不遠吾弟與女錢百文手而
與吾僕呼之有狙能歸卽以相贈必無失也乞人

果以是得狙去其後翁以里遞更役舉一鄉人鄉人父子伺翁於間而窘之濠上且溺且掠且死家人竟莫之知也適群乞飲於濠之河而罷諦前而觀知爲翁也則亡狙者奮臂呼群乞逐其父子而負翁以歸其家曰某捫虱亡狙之乞人也嗟乎此與翳桑之事何異乎人患爲德不博耳乃至爲報不遠若是如徐翁者豈造物故以是相勉乎識之以風後學可也

鍾鳳彩者修潔自好不苟取與人交至相契不欲通財家甚貧而衣冠必整未嘗見有憔悴色族多

富而好施予者不欲知其貧似亦不屑受也卒以是死其子益甚以為家法不能改云

小... 與... 貧... 雖... 人... 果...

鄭敬中摘語

鹽邑志林第四十七帙

黃岡樊維城彙編

表姪劉祖鐘

友人姚士麟

訂閱

男端胤重較

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

立身制行小心翼翼易云恐懼修省朱云憂勤惕勵書云驕淫矜侈孟云般樂怠敖此十六字出入之間禍福別焉思之慎之

惟謙可以養德惟儉可以守家惟寡慾可以多男惟讀書可以遠到

言易心之蕩也貌俯心之歉也量褊甚心之隘也
事嗜速心之躁也四者皆心之放也放其心而受
病多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人亦率其常而
已撼之以威而不怵臨之以財而不苟委之以棘
而不淆處之以簡而不懈悅之以順而不淫激之
以逆而不怒抑之以久而不援進之以驟而不亢
斷金可利尚有賴於同心介石是貞貴見幾於終
日宣聲耀迹利或隨之韜靈畜德害則遠已
力不可強孰能簪筆而荷戈才所當憐豈無尺瑕

而寸玉

積善慶源長結冤路頭窄

古之君子各潔其心不泥其迹夷山望海毛博薛
漿陶翁江湖梅生城市方朔廟堂伯鸞春籥平泉
晚出淡成早歸子陵一謁孫叔三起迹若殊途心
歸一致乃若擬鳳從莽如龍附卓先勁後回範詭
易節不惟取譏於正直抑且厭快於權貴矣此某
之所以危心深慮必欲無愧於青天白日者也
文有四貴胸次貴恬夷氣局貴豪蕩詞句貴渾雄
思致貴糾結

男兒立身揚名豈在名次先後若我無可奮之具
雖第一傳臚位極師保畢竟草木同年功名富貴
風裡浮雲昔登津要專榮寵姓名無聞者不啻幾
何人矣而史稱好漢乃有貧賤終身不及一見庭
闕者要其不朽寧偶然哉人顧自樹何如

澹泊疑靜所以俟時磨涅切磋所以考德素書莊
子閒中一觀讀書諳練有具而仕守身守官無忝
所生彜矣

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
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

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卽相淮陰一出卽將
果蓋世雄才皆是平生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
作善不於存省而於捐布緡錢補過不於修治而
於誦呼哀籲

語言間儘穀積德澹泊中皆可長生

鄭敬中摘語終